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我独行

殘陽在孤嶼被棹更
停道荻蓼可憐
冒恬共妙在仲夏王問寫

(台湾)云中岳 著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我

学府书店

独



行

Z247.58/639

(台湾) 云中岳

著

上

13



0378458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我行

学府书店

燕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行

Z247.58/639

(台湾)云中岳 著

下

13



0378457



作者简介

云中岳，本名蒋林、字柏楚。祖籍广西南宁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

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大宗师金庸已封笔，鬼才古龙，英年早逝；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畅销不衰。其代表作有《剑底扬尘》《江汉屠龙》《八荒龙蛇》《邪神传》《匣剑凝霜》《断魂血琵琶》《铁汉妖狐》等。

内 容 提 要

明朝弘治年间,开封周王,除了在经济上鱼肉百姓外,在政治上也对朝庭图谋不轨。为了达到目的,周王府在各地招降纳叛,网罗党羽,阴养死士,妄图称王称霸。于是,江湖上黑白两道,武林中正邪之间,在助纣为虐,还是锄暴安良的大是大非之上,展开了惨烈的争杀。

出身名门正派的九华山少庄主梁永春,为人奸险狡狴,处心积虑地想要谋取武林至尊的宝座,不惜背叛侠义道的戒条,投靠了周王府,采取极其卑劣手段,陷害真正的侠义道代表商士杰和颇有正义感的萧相,一桩血案,愈演愈烈。

一代武林巨头的门人丘星河,挺身而出,只身行走江湖,以其深不可测、神鬼皆惊的武功,力斗梁永春和周王府的杀手魔头,以“我独行”的绰号,扬名立万,双方经过无数次刀与剑、血与火、胆量与智谋的残酷较量,“我独行”终于血溅群丑,揭穿了周王府神秘的“腾龙计划”,击破了梁永春妄想领袖武林的美梦。

小说一是写刀剑无情,二是写儿女情长。“我独行”对姜秋华的爱情,由嫉妒、苦恋、到和萧姑娘结成江湖侠侣的过程,写的情真真,意切切,格外令人神往。

目 录

一	中州惨案·····	1	二二	权欲色欲·····	384
二	为虎作伥·····	18	二三	黄雀在后·····	401
三	杀人屠家·····	34	二四	一剑惊天·····	417
四	狭路相逢·····	52	二五	鬼门逃生·····	440
五	绝代风华·····	74	二六	女伴被劫·····	456
六	情缘初结·····	90	二七	内部火并·····	473
七	人妖难辨·····	113	二八	贴身相搏·····	497
八	王府鹰犬·····	129	二九	穷追不舍·····	512
九	腾龙大计·····	146	三十	无胆英雄·····	530
十	郎情似水·····	168	三一	娇笑藏刀·····	537
十一	苇塘脱险·····	182	三二	落水裸女·····	547
十二	初露侠踪·····	205	三三	酸云醋雨·····	567
十三	风声鹤唳·····	224	三四	突生神力·····	586
十四	荡妇魔女·····	240	三五	一吻情浓·····	603
十五	欲海奇花·····	255	三六	群魔蠢动·····	619
十六	荒坟墓穴·····	275	三七	夜探王府·····	637
十七	严惩双杰·····	291	三八	虎入羊群·····	653
十八	镖打丑类·····	312	三九	土崩瓦解·····	674
十九	以武会友·····	330	四十	魂断梦销·····	691
二十	独闯盗穴·····	347	四一	剑底情天·····	705
二一	双美争风·····	359			

一 中州惨案

夜，是属于夜间活动族类的。

七月盛暑，夜雨潇潇，依然可以感觉出凉意，暑气全消。赶走了酷热。

已经下了大半天暴雨，天一黑，居然下起不常见的霏霏细雨来，这是河南大平原罕见的天气。

满天阴霾，细雨霏霏，整座郑州城在沉睡中。

每一条街巷皆黑沉沉，三更时分，不再有人在外行走，寥落的几盏门灯，在微风细雨中，发出朦胧的幽光。

一个黑影，出现在南关忠孝坊的小巷中，像一个幽灵，灰黑色的夜行衣，与附近的景物混为一体，如果不动，很难发现他的存在。

这里是中州老店的侧门，这店伙们出入的小巷，天一黑便悄悄罕见有人行走，夜行人的出现，按理不会引起任何

流露在外的气势也不同，行家一看便可感觉出来。

灰黑色夜行衣的夜行人举止轻柔，像潜行的猫；穿暗黑衣的人沉稳强悍，像踞山的猛虎般。

黑衣人一现身，气氛立即升至紧张爆炸边缘。

“留步，阁下。”现身的人口气有强烈的强者意味，举动也流露出霸气：“想偷偷溜进去示警或助拳，不会有好处的。”

“哦！在下并没打算偷偷溜进去。”夜行人的口气却显得轻松，但似乎信心十足：“你看，我不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沿小巷走出来的吗？”

“你是……”

“我这个人办事，最重视情势。”夜行人打断对方的追问，有意抢先表达己见：“也可以说，我这个人从不重视虚名浮誉。”

“你阁下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情势不利，我不会逞英雄强往虎口里闯，我会有耐性地等候有利的情势。假使情势对我有利，我会毫不迟疑勇往直前，刀山剑海也阻止不了我。老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阁下不像一个真正的无畏英雄。”

“好说好笑。”夜行人不以为意，似乎不以不是真正的无畏英雄为耻：“我一点也不介意你的话，英雄也不会因你的一句话而受世人褒贬，你还没有这个份量。现在，你最好把你的用意说出来，因为我一定要进去，是否有好处我从不计及，我认为今晚的情势对我有利，机会怎可轻易放过？”

“我会有效地阻止你、杀死你。”现身的人冷厉地逼近了两步，保持最有效攻击的最佳距离，随时皆可能发起猛烈的攻击：“亮名号吧！阁下。生有时，死有地，注定了的，任何人都改变不了。”

“你老兄记性很差，或者没留意我所说的话。”夜行人挖苦的口吻相当明显：“我已经说过，我这人从不重视虚名浮誉，不想留名传诸后世，没有亮名号的必要。也许你是大庙里的菩萨，我这种小鬼名号何必亮出丢人现眼？反正我死了，又不要后人立功德碑。”

“狗东西！你嘴强不了多少时候，我会要你后悔一辈子。”现身的人冒火了，开始骂人：“你说，你为何要进去？你是商老匹夫的什么人？”

“我不认识什么商老匹夫，只知道午后不久，江湖道上号称天下四大剑客之一、玉麒麟商士杰与几位朋友，途经郑州在此投宿。在下学了几年剑，碰上了顶尖大剑客，如不亮剑向他讨教几招，怎知道所谓大剑客是不是骗来的唬人名号？所以，我来了；

所以，我非进去不可！”

“混蛋！你的话鬼才相信，你分明是商老匹夫的朋友，赶来替他助拳挡灾，或者赶来送死的。”

“你这狗养的杂种！”夜行人也冒火地骂人了：“像疯狗一样乱吠乱叫骂人。我不愿计较疯狗的行为，办事要紧，失陪。”

“毙了他！”现身的人暴怒地吼叫。

口中在叫，身形却不曾有所移动，像吠声特大而不咬人的狗，在原地大叫大嚷吓人。

夜行人却反常地向上飞升，似流光，似闪电，更像用分身法，巷下虚影似乎不曾完全消失，文余高的屋顶檐口已现身形，快得骇人听闻，即使相对而立，也难以分辨他的移动或跳跃动作。

利器破风声尖厉刺耳，霸道暗器以高速飞行的锐啸，令人闻之毛骨悚然，慑人心魄。

足有三枚以上可怕的暗器，从夜行人的身后不足两丈发射，从他留下的虚影掠过，危机间不容发。

假使他的注意力放在前面人的身上，或者飞升的速度慢了一刹那，三枚暗器必定全贯入他的背部要害。

“多臂熊东主，你大概不想保住你这间百年中州老店了，所以才冒大不违，帮助外人谋害你店中的旅客。”屋上的夜行人沉声向下叫：“尤其不可原谅的是，你一个当代暗器名家，居然无耻地躲在暗处，从背后发射暗器杀人。哼！我给你记下了！”

身后的屋脊，出现三个人影，两高一矮，发出三种令人心向下沉的奇异阴笑声。

他毫不惊慌，徐徐转身轻咳了一声。

“好浑厚的摄魂魔音。”他清了清嗓门语气强硬：“九幽三厉魄名不虚传，在下的三魂，几乎被魔音摄出泥丸宫，我该是再世为人了。哼！不要试图吓阻我……”

“老身对吓阻毫无兴趣。”身材矮的人是个女的，一个老女人，语音特别尖锐刺耳：“只夺人的命、摄人的魂，你这小辈死定了。”

“是吗？在下却是不信。”

巷子对面的屋顶上，两个黑影长身而起。

“我这旁观的江湖老花子也不信。”穿百结衣，手上有一根枣木打狗棒的花子大声叫：“郑州城有灾祸了，中州老店也闹瘟疫啦！今晚群魔乱舞……”

中州老店有十余座客院，足有上百间上房和大统铺，每天的旅客都有四五百人，颇负盛名。

老花子嗓门大，大叫闹瘟疫，要是被胆小的旅客听清了，保证全店鸡飞狗走，人人都要退客房避瘟疫，那还了得？

不远处屋顶人影似电火流光，共来了三个人，远在邻屋的屋顶，便已拔刀撒剑在手，狂野地猛扑两个花子，声势极为凶猛。

老花子不能再叫嚷了，向屋脊后一滑，一闪不见了，溜之大吉，大概知道来人可怕，避之为上。

两刀一剑失去目标，立即转移方向，飞越小巷上空，有如怒鹰下搏，狂野地猛扑夜行人的背影，刀风剑气极为凌厉，扑势空前猛烈。

夜行人面对九幽三厉魄，似乎不知道身后有人越巷飞搏，背部暴露在两剑一刀下，显然难逃大劫，决难及时有所反应。

九幽三厉魄是行家中的行家，所发的摄魂魔音无效，便知道碰上了可怕的劲敌，看出了危机。

“不可鲁莽……”那位女魄急急尖声大叫，女性的嗓音尖厉刺耳。可是，剧变已生。

每个人的行动皆快速绝伦，发现情势不对，已无法及时加以改变了。

夜行人像是背后长了第三只眼，知道身后的变化。

就在这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人向前仆倒，像是突然向下面隐没，前面的三厉魄也无法看出他的行动。

两手一挥，瓦片破空疾飞，扑上的三个人，根本看不见有物迎头痛击。

“啪啪……”瓦片爆裂声震耳。

“哎……”

三个人同声惊叫，被瓦片击中胸腹，雄浑无比的打击力直撼内腑，受不了啦！

三个人摔倒了两个，另一个人身形倒震而起，发出惊怖的狂叫，跌下小巷去了。

夜行人一蹿而起，飞掠而进。

九幽三厉魄大吃一惊，两面急分，但不敢出手阻拦，而且加快闪避。

夜行人一声长笑，一掠而过，眨眼间便连越三栋房舍的屋顶，消失在中州老店的客院中心地带，不再有人出面阻挡。

“这……这是什……什么人？”被瓦片击倒在瓦面的人，狼狈地爬起，向对面的九幽三厉魄问，嗓音大变，可知惊恐仍未消退。

“不知道。”女的厉魄口气也有惊惧：“天下间能泰然自若，抗拒得了我三人同发魔音的高手，屈指可数。这人……他拒绝亮名号，也许不是什么高手名宿，但咱们这些人中，谁也挡他不住。”

“那……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也一样。”

“哎呀！咱们赶快跟进去……”

“咱们负责收拾商老匹夫的朋友，里面用不着咱们操心。”女厉魄表明不想多管闲事，也显得有点心怯：“咱们一撤，商老匹夫那些赶来声援的朋友，岂不无所畏惧地长驱直入？算了吧！”

哦！你受伤了吗？”

“没有，这狗东西似乎并没打算下毒手。”那人仍在用手揉动胸腹活血：“瓦片的力道极为怪异，韧劲骇人听闻。假使他袭击头面，在下……哼！下次碰上他……”

“下次碰上他，也许就没有这次幸运了。”女厉魄苦笑：“最好不要有下次，我不希望再碰上这个人。”

客院深处，突然传来震耳的沉喝声。

“也许，咱们里面的人挡住他了。”另一个男厉喃喃地说：“奇怪？这个人到底是何来路？似乎年岁并不大，真得好好查一查，以免日后吃亏上当。”

九幽三厉魄，是江湖朋友心惊胆跳的魔道煞星，人见人怕的凶魔，凶名昭著威震江湖，自视甚高，也的确武功超绝，邪门的摄魂魔音罕逢敌手。

但今晚，他们居然表现出对夜行人的恐惧，胆怯的举动显而易见，可知这位夜行人的一举一动，都具有令他们心惊的威力，根本不介意他们的摄魂魔音，真才实学足以让这三个凶魔深怀戒心。

面对不可测的劲敌，这三个魔道煞星胆怯了！

这也说明这位夜行人，决非无名小卒，只须留心打听，以三凶魔的声威和江湖实力，不难将夜行人的底细查明。

□□ □□ □□

中州老店有不少客院，有些客院是独院式的，以便招待携家带眷的达官贵人，与其他客院保持距离，不受其他旅客的干扰。

近东面的一座独院，这时灯火全熄，连院子里的照明廊灯也熄了，似乎是一座空院。

细雨霏霏，半夜三更，店伙也不再光临，灯火全熄似乎是十分正常的事，不必大惊小怪。

但事实上并不正常，客院四周竟然有人隐伏，人影飘忽时隐时现，连屋顶上也不时可以看到人影出没，隐伏的人数量可观。

每一双眼睛，皆留意客院的动静。

每一个人，皆在积极准备客院的人出现，以便行猛烈的、致命的袭击，像一群伺机而动、等候猎物的饿狼。

客院的人毫无动静，空间里流动着紧张的气氛，散发出浓浓的杀气。

这里的气氛和杀气，只有行家和敏感的人，才能感觉得到，胆小的人最好远离凶境。

夜行人沿屋顶飞掠，毫无顾忌地向这座独院接近。

距与九幽三厉魄冲突的房舍，仅隔了三座客院，被瓦片击倒的人惊叫声，清晰地传抵独院，在四周埋伏伺机而动的人，听得一清二楚。

下面住在独院内的人，当然也听得一清二楚。

最先现身拦阻的人，是一个灰袍中年老道。

“留步，阁下。”老道迎面堵在屋脊上，轻摇手中的拂尘，态度自负冷傲，说的话字字直撼耳膜：“能突破九幽三厉魄的封锁，阁下非常了不起，可以名列武林风云榜了。贫道玄玑子打发你，拉掉你的蒙面巾亮名号。”

夜行人占住屋脊的另一端，轻灵迅捷神态从容。

“原来是九杀道人，幸会幸会。”夜行人叫出玄玑子的绰号，表示见多识广：“老道，不必问来历，在下不想与藩王府的把式打手为敌，不要转打发在下的坏念头。在下的事与诸位无关，互不干涉大家有好处，惹火了我，我可不在乎什么把式打手，什么王府护卫教头，概不卖帐，废了拉倒。”

江湖朋友众所周知，九杀道人和九幽三厉魄，都是开封周王

府的把式打手，没有人敢招惹他们。

天下各地的藩王，都为了保持权威而阴养死士。

这些人良莠不齐，大多数是神憎鬼厌的邪魔外道，外人称他们为把式、打手、食客、帮闲、教师爷……毫无尊敬的意思。

有些武林朋友，干脆称他们为刺客、杀手、走狗、或鹰犬。

不论何种称呼，都是受人鄙视诅咒的代名词。

而一般百姓小民，更把这些看成毒蛇猛兽，闻名变色，见面绕道而走。

开封的藩王称周王。

河南民丰物阜财源滚滚，所以肯花重金豢养刺客死士，确也招纳了不少具有奇技异能的高手名宿，当然其中除了牛鬼蛇神之外，也有些有声望的才俊。

“既然知道贫道的身分，阁下仍敢逞强，哼！”九杀道人阴森森地说，愤怒之情溢放言表：“想撒野？你知道这附近有贫道多少人？”

“大概知道……”

“别以为你闯得过九幽三厉魄那一关，就自以为了不起……”

“老道，别罗罗嗦嗦吓人好不好？”夜行人也显得不耐烦，要冒火了：“废话少说，老道。在下不管你们在这里于什么伤天害理、见不得人的勾当，那不关我的事，我只要求你们不干涉我的事。”“可恶！你的什么事？替商老匹夫助拳？少做清秋大梦。商老匹夫目下人手众多，已经有二十余个亡命徒替他撑腰，决不容许再有人助他……”

“老道，在下再说一遍。”夜行人沉声说：“在下不是替玉麒麟助拳的，而是要找他比拼剑术，看这位天下四大剑客之一，是否有真才实学，或者浪得虚名。现在，我可以下去了吗？”

“去你娘的混蛋！你这孽障简直不知死活。”九杀道人厉声大骂：“贫道要一网打尽商老匹夫一群妖孽，你却妄想在这紧要关

头，与商老匹夫比拼剑术，耽误贫道的大事，快滚！”

“老道……”“贫道超度你……”

人影乍现，香风入鼻，一个白衣白裙的女人，出现在九杀道人身侧。

“仙长何必大动无名？”白衣女郎制止老道发威，声如银铃十分悦耳，显然年岁不大，年轻女人的嗓音当然悦耳动听：“让我打发他下地狱，这种不知死活的狂妄之徒，用不着仙长超度他，仙长位高辈尊，打发这种人，是我这做晚辈的事。”

“好，尽快打发他。”九杀道人举手、挥，显得颇为托大：“这里即将发动，须避免有人下去与老匹夫会合，速战速决，用你的家传崩云剑法一下子就解决他。”

夜行人眼神一动，崩云剑法四字有撼人心魄的威力。

黑道大豪萧湘，绰号称神剑天绝，老一辈的名剑客之一，所使用的崩云剑法，号称剑道一绝，据说威猛绝伦，在江湖罕逢放手。

神剑天绝虽说位高辈尊，其实年纪仅半百出头，但已经在江湖称霸数十年，声威远播，号令江湖。

白衣女郎应喏一声，神态幽雅地拔剑出鞘，拔杀人家伙的动作毫无火气，显得信心十足，似乎拔剑杀人或拼斗，是极平常的事。

夜行人哼了一声，也徐徐拔剑。

先前他面对威震江湖的九幽三厉魄，也没有拔剑的念头，反击从身后扑来的三个高手，也仅用瓦片袭击。

但这时面对一个年纪轻轻的白衣女郎，居然郑重其事地拔剑应付，可知在他的心目中，已将这位白衣女郎看成劲敌，不再大意。

面对一个会崩云剑术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不能大意。

崩云剑法，任何一位当代名家，也对这种剑法怀有强烈的戒心和敬意。

附近，到底潜伏有多少人？

如不先击溃强劲的对手，尔后将有大麻烦。

剑出鞘，立即杀气弥漫。

白衣女郎的剑，晶芒如电，是一把品质极高的宝剑，有利器在手，威力可增一倍。

夜行人的剑，可就相形见拙了，不但是一把廉价的、兵器店十两银子便可买到的剑，而且没开锋，是仅能唬人的兵刃，不可能用作杀人的家伙。

“阁下，我要进招了！”白衣女郎口气托大，信心十足：“我在所有的人中，武功剑术只算最不成气候的一个，但我相信一定可以有效地打发你，你不可能下去与商家的人会合，着！”

那一声冷叱：“着！”声出剑发，一道快速的电虹，以轰雷电掣的声势，陡然破空进射而出。

强烈的剑气随即进爆，有如天风降临惊心动魄，御剑的内劲浑厚得令人难以置信，力所及处，比高手名宿练成的剑气毫不逊色，造诣已完全超出常情之外。

像她这种年纪，即使天资秉赋再佳，也不可能练至这种境界，但她却证明自己的造诣超凡。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白衣女郎剑势和剑气之凌厉，已具有一代高手的气势。

夜行人是行家中的行家，而且早怀戒心，对崩云剑法不敢掉以轻心，对方剑一出，他更为警觉。

同时，对方出手便是猛烈的杀着，激起他的反感，心念一转，剑一升潜劲发如山洪。

电虹射到，剑气彻骨。

夜行人冷哼一声，不起眼的剑升起、吐出，剑身就在这刹那

间突然消失了。

不但白衣女郎发现他的剑突然消失，旁观的九杀道人也看到剑身隐没。

速度到达某一种极限以上，人的眼睛便失去功能了。

比方说：接近光速。

白衣女郎这一剑猛攻，确是志在必得，已将崩云剑法的精髓暴发天余，御剑的内力也用上了九成真劲，预计对方必定在剑尖前崩溃，剑气足以将对方的剑崩裂成碎屑，任由她的剑长驱直入，予取予求。

可是，她感到手上一震，内力被一股浑雄无匹的劲道逼散，回头反走。

另一道可怕的劲流，更从她的剑侧一涌而入。

她大吃一惊，尖叫一声，仓惶疾退。

劲流先一刹那及体，只感到右肋一震，手中剑似要脱手而飞，退势加剧。

再一声惊叫，她仰面滑倒在瓦面上。

九杀道人骇然惊呼，冲上拂尘猛挥。

夜行人并没有追击白衣女郎，一声冷喝，重现的剑身斜挥，风雷乍发。

拂尘着剑粉碎，丝丝马尾被劲烈的剑气迸裂爆断，如被罡风所刮，向四方激射飞散了。

一声长笑，夜行人身形乍起乍落，两闪闪便降落到下面空旷的院子里。

“不可妄动……”飞退的九杀道人厉叫：“小辈的剑有鬼

从两侧屋脊冲出的五个黑影，闻声止步不敢跟踪追击夜行人。

人影纷现，院子四周的房屋瓦面，人数超过二十多个，人多势众。